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二

烏程嚴

庾季才

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于江陵梁大同中廬陵王續辟荊州主簿歷湘東王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江陵陷入魏參掌太史周武成中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天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中遷太史中大夫加上儀同封臨穎伯宣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隋受禪授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均州刺史未之任免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有靈臺祕苑一百十五卷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地形志八十七卷

上言定授禪月日

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于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

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呂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呂二月甲子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

隋書庾季才傳北史八十九

奏請遷都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

隋書庾季才傳

裴政

政隋書字德表河東聞喜人梁豫州刺史遠孫初爲邵陵王府

作正

法曹參軍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召爲宣惠府記室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之亂加壯武將軍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入周爲員外散騎侍郎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受禪轉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進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出爲襄州總督卒年八十九有承聖降錄十卷

上周明帝書論榮

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已爲正

調之首

周書長孫紹遠傳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

奏劉榮趙元愷事于太子勇

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已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慙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于榮豈敢曰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

曰證定臣謂樂語元愷事必非虛

隋書裴政傳

奏定冕服

後周制冕並無典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
白組爲纓色如其纓黹纁充耳玉笋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
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襍
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襜褕革帶玉鉤璽大帶素帶朱
裏紕其外上白朱下白綠韍隨裳色山龍火三章轆轤玉具劒火
珠鏤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
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
閒施三玉環朱纚赤舄舄加金飾祀圻丘方澤感生帝明堂五郊
零禮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造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
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
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皐領標襪

裾絳紗蔽膝白革一本作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劒佩綬烏與上同若
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
及冬會諸祭選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講武出征四時蒐狩
大射鳴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
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
服之白袷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衮服玄衣纁裳
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
單黼領青襟襖裾革帶金鉤釵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已朱緣鞞
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鏤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
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
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二玉環朱纓赤舄已金飾侍從皇
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紱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
皐領襟襖裾白革一本作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鞞烏其革帶劒佩

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鰐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鏤盤囊。纓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已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纁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青襖。襖裾革帶鉤。鰐大帶。朱韍。劍佩。纓。纓赤舄。爵弁服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襖裾革帶大帶。爵弁。纓。赤履。白紵。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姿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

之朝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卓領曲卓襖革帶鉤鑲假帶曲領方
心絳紗蔽膝織易綬劔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
服之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劔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
服絳紗單衣革帶鉤鑲假帶方心襖履紛繫從五品已上服之
絳襖衣公服流外五品已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
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劔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
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
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
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劔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直閣
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閣武弁絳朝服劔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
衫大口袴通典六十一

奏請冠及冕色並用玄

竊見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

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璵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王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于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于正典難已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或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爲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尙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日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旣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迄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攷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竝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精書禮儀志七高祖初卽位將改周制乃下詔集通儒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卿張正素制曰可

徐孝克

列三辰、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殊潔、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歲炎旱而無竭、石橋杳邈、晨暉映徹、仰止青霄、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絕、渤澥難邊、含情泝沿、噉噉岌岌、萬萬千千、鼓鯉掉尾、相望自然、辟網無挂、任釣不牽、歌舡靜拽、響舳停擡、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翳樊斯誠、噲參靈鶴、敬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蓋、嘉會信徵、潛騰是賴、逝矣虞淵、波瀾易遷、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餘幾掄、芥盡何年、大地將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然、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釋藏起字二號
國清百錄二

何安

安字樓鳳、西城人、家于郫縣、在梁游國子學、湘東王召爲誦書、左右、江陵陷、入周、授太學博士、宣帝初、封襄城縣伯、隋受禪、除太學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龍州刺史、召疾請還、復知學事、除伊州刺史、不行、授國子祭酒、卒、諡曰肅、有周易

講疏十三卷大隋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集十卷

定樂舞表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呂文復亂曰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曰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

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曰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閒、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

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曰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儔、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于漢。高祖改名文始、曰示不相襲也。五行儔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北史作高祖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儔、曰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儔、曰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曰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于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曰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儔三調、悉度僞

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遐邇，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儵，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當今，傳雅正于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儵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曰陳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後。

隋書何妥傳
北史八十三

上書諫文帝八事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于此。臣聞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伏見雷

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旣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愆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已降
若選重官必須參曰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旣已光華榮顯猶
加提挈心之所惡旣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旣成必相掩蔽
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旣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
迭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
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
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
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呂

望傳說之能自負傳崑崙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
安斯寵任輕彼權輿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
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九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言改作執左道曰亂政者殺孔
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
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
道慶同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
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牒
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
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
隋書何妥傳蘇威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愛上八事曰諫
受禪壇議

受禪登壇已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于繁昌為在行旅郊壇乃
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
都下莫不竝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卽位登朱雀觀周帝
初立受朝于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卽府為壇恐招後誚
隋書禮儀志周大定元年靜帝禪位于隋司
錄虞慶則請設壇于東第博士何妥議從之
非十二律旋相為宮議

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已古來
不取若依鄭立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合韻今譯唯取黃鍾
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龔虞不繁可已享
百神可已合萬舞矣隋書音
樂志中

非七調議

近代書記所載續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
矣請存三調而已隋書音
樂志中

刺史錄文

戴逵

達濟北人

母熊祚云嘗世梁武帝入周又云據藝文類聚則又入隋今案蓋慧命書有諸宮論及家傳與及

乎從仕之語梅說良然皇太子

歲蓋諫太子勇也望文知之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竊已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
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日闕里儒童開禮經于洙濟苦縣迦葉
遷妙道于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于鹿苑蕩
妄想于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收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
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
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墨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
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已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警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寶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鑿領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眾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歇、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二辨、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曰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淪覆、將近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留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飫、顏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裙撫百家、及乎從仕、畱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鶴鶴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勞髡古人、但悟深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郢城、訖修醜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

藍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
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
開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明集二十七續

高僧傳二十一

戴逵、濟北人、學聲早被、名高諸國、續高僧傳二十一慧命

皇太子箴

無謂父子無閒、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攜、倡優起舞、藝文類聚十六引此箴云

隋戴逵

劉行本

行本、沛人、周隴右總管府司錄璠兄子、仕梁為武陵王國常侍、
入周為宇文護中外府記室、轉御正中士、遷掌朝下大夫、宣帝
初出為河內太守、大象中、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受禪、徵拜

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遷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領大興令

勅党項使者表

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于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

隋書劉行本傳

駁元肇違律

律令之行蓋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敎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

隋書劉行本傳

別駕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又略見北史七十

柳諧

字顧言本河東人徙家襄陽仕梁爲著作佐郎岳陽王建號

呂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唐、入隋拜開府通直
散騎常侍、遷內史侍郎、轉晉王諮議參軍、仁壽初、爲東宮學士
檢校洗馬、煬帝卽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卒贈大將軍、諡曰
康、有集五卷、案晉俗辨字江式表云巧言爲辯

奏增房中樂鍾磬

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曰房室爲名、燕禮鄉
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
近及遠、鄉樂且感人、須存雅正、旣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已取正
于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
聲、金石備矣、曰此而論房內之樂、不獨弦歌、必有鍾磬也、內宰職
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
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曰歌鍾歌磬各設二處、
土革絲竹、並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

之

隋書音樂志下通典一百四十七

與釋智顗書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奉齋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遍。竊疑略盡。細開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翻。爲莊染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奉答必來。伏願夏竟。便待舟楫。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昏沈。啟。釋藏起字四號國清百錄四

晉王歸藩賦序

北史八十三伏

徐則畫像讚

可道非道。常道無名。土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廬。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歇。河上沈精。雷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

迹、劫用據情、時披素綸、如臨赤城、隋書徐則傳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

臣聞在天成象、寫蒼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倣矣、二儀既爾、三才罔然、上聖之姿、爲王所旨、敬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錄圖宣業、赤誦弘風、練質九府之閒、騰虛六合之內、斯竝權宜、汲引暫保、逍遙終覆、蔽于苦空、卒遭迴于生死、未臻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粵若我大隋皇帝、法詳總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問淨主、曰封唐入紹、葉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窮玄覽、適武適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險擅強、各樹君長、禮樂淪于非所、龜玉毀于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天將悔禍、稔惡有辰、皇上道藹汾陽、迹光代邸、地

隆分狹神功潛著于時高廟靈臺浚思統壹專征仗鉞帝曰斯哉
惟君惟親知臣知子乃揚于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
而燬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雖高禹之備五臣周旦之尹十亂
本枝盛續疇昔多慙盤石究熟契書莫竝于是三能宗鉉九命惟
揚本之于仁慈施之曰聲教行之曰要道體之曰無爲姑射杳然
尙想淵蹟滄波壯災思濟舟航曰爲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
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溪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曾稽天
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慧智顗續川陳
族太上道遠季伯風延典午喪亂播遷華容父起祖染使持節散
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韶悟韶訖希有年過少學便
誦法華父爲求婚方便祈止儒門史館多所警明杜下濠上彌所
溪得諸宮覆沒便卽蔬菲及敗弱冠于長沙之果願寺出家護戒
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于心傳之于口曰

湘潭局狹，未發大機，拂迹衡陽，安步墳汝，往大蘇山，請業惠思禪師。禪師見，便歎曰：「憶昔日靈鷲同聽法華，令進我普賢道場爲說因安樂行，停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曰：『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億品，尋汝慧辯，所不能窮，于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常約仁王、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曰爲大乘樞鍵，得下御內，碩學流通。智曰：『藏往徵育。』王之初建，正教神曰：『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舉，翔集天台，歷遊名山，言造廬嶽。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卽累旬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匡岫，旣而籠于龕難，仍代孝王，爰伯邦域，潔誠延請，順流背風，數日遙到，亦旣靚止，便定師資，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可與讓。自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旅黃鍾，二十三日辛丑。

于揚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冀受菩薩戒法。降作伯之舅。由宗師之典。釋龍袞而披忍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諸佛致禮。于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空浮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皦八淨之水。化覃內外。事等阿輪之城。敎轉法輪。理符寶冥之窟。文武寮案。俱磨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靡靡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顯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士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眾之精林。四事供養。眷情猶疑未滿。已爲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尚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熊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曰。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訓。實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釋檀那。旣包信解。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逡巡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違高意。猶四皓之餌朮南山。二疏之散金東海。振錫離塵。始稱出世。

瞻言儒者未足爲榮竊已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雨謠雲岫鄮南
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沆瀣霏拂
輕裾虹霓鴛鴦勝承飛鳥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孰分億
品道猷往而證果與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隴元有
定光禪師隱顯變見先居此峯常謂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
將領徒眾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萃忽聞鐘聲聲
振山谷卽問光師聲之所自荅云此是槌槌集僧得住之相頓憶
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卽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見
極南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
終此焉拜言悲喜滄沱涕泗仍于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峯
園遠等耆闍之山兩溪夾瀉若縉雲之澗披榛開途葺用茆茨功
德叢林常熏蒼蘄忍辱牆院無勞闕棧猿嘯蛇吟泉籟響雜飛走
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波往

還數百里間村人常以漁捕爲業陶漸迴向焚畝廢梁墾田種果
翻成富實溪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
已後欲大修立忽覩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
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爲起寺寺若成國卽清當呼爲國
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符應冥契在茲逮于我君臨邊歲
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邁江都登命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
使事褻東謂大眾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而不反因此長別
謂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荅云若
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有皇太子爲我建造汝等見之吾
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繢石像梁太宰
南平元襄王鑄創自有靈迹因此見疾右脇而臥忽然風雲變色
松桂森聳宛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
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讀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

曉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卽是法華三昧
前方便之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
詣溪陳勝緣潛來密往誓當影護爲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
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十旬日
建齋跏趺流汗珠團髮際露沱曾聞欲示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
滅繩牀輿還佛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聞香龕都不異昔驛使初
訃震動千宸心爰捨淨財隨申功德郵傳相望創起塔廟寺雖本
地其舊維新瓊宇紺堂憑罔靈而模切利薦頭狼迹因寂默而爲
道場班倕競逞鉤龠名匠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欵同踊
見背高就下因厝嶽而基殿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續多寶
分座俱受瓊珞天冠表剎如連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講肆禪誦律
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
須彌之永固暨乎重光纂厯天成地平已今大業元年九月鑿與

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宦、咸問之曰、智者立寺、
權因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寺僧智瓌銜狀而
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案此語、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
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
史、仍敕皆籀篆題寺門、卽遣舍人送瓌并施基業、赴十一月二十
四日、先師忌齋、使平集僧跪開石室、唯見空牀、虛帳、蘇苔蛛網、法
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覘堅、若無瞻依、又法會千僧、各有簿籍、造
齋點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千數、及臨齋受覲、復成千一、執
事驚愕、出沒難辨、豈非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條、
當展眸容、溪洞靈迹、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象法未淪、佛種
常續、迺聖幾感、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圖方永、祥基瑞囿、雜沓歲
祀、煥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龍尊王、讚佛功德、寶積長者、獻蓋稱揚、
范武子聲猶在民、臧文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

建崇雲殿、表際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夫記言記事、史官之
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演、敢重述宣、迺作頌曰、

龍圖畫卦、裁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豈若我皇、樹功宏緬、還
原本淨、歸途今顯、鏡鑑先哲、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高山
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本
俗、師範推膺、隻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禪觀寂、如冬靖凝、精義泉涌
如春洋溢、我有匠石、正直從繩、我有津濟、舟楫斯憑、虔臨拳拳、悅
受兢兢、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歎稱、同聲相應、信而
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淵乎智者、波瀾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
應、于山之阿、于川之澹、滄溟浩瀚、峯崖迢遞、日浴扶桑、月穿叢桂
上踵葵采、俯通禹計、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虧蔽、無
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初卜菴蘿、歸誠戀仰、顯允
光師、久要長往、非儼若昧、鏡形如曩、寺號國清、靈扉潛敞、孰意我

師、遠緣安養、龍樓鳳記、鶴關無爽、宸居在昔、哀構祇園、令終如始、
師嚴道尊、揆日方晝、觀星正昏、置藥崇棟、削屢成垣、巖分蓮萼、泉
悲桃源、僊窗夏冷、禪室冬溫、玉階馴豹、金利棲鶴、風和寶鐸、空轉
珠幡、百穀時秀、萬果林繁、靈芝禪悅、甘露天鐸、玉趾案地、淨域驚
魂、金布貿苑、天宮儼存、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奐洞徹、莊嚴修設、
波斯融冶、優填剏廟、金容月滿、玉豪霜潔、象譯翻度、龍宮披閱、法
嗣旆然、端心降滅、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皇思
睿隨、遂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并、壇戒度重、定慧真精、乾臨朗
鑒、遠供憑誠、大眾香灑、拜闕龕楹、全身座閒、嚴扃網縈、伽葉佛隴、
賢劫齊聲、飯僧數溢、瑞我隆平、身田雨潤、心樹華榮、見在同植、將
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臬、曾不虧盈、神力自在、遊戲
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

釋戴起字四號
國清百錄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二終

全隋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顏之推

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晉侍中含九世孫仕梁爲湘東王國左
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出爲世子方諸掌管記元帝卽位召爲
散騎侍郎江陵陷入周爲陽平公李遠掌書翰尋齊齊除奉朝
讀河清末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遷
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武平中除黃門侍郎出爲平原太
守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有
家訓七卷集靈記二十卷冤魂志三卷集三十卷

觀我生賦

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曰分疆內
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曰云亡

哀趙武之作孽怪淡靈之不祥施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瀝

淵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吾王所曰東運我祖于是南翔晉中

琅邪王南度之推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昌

樹杞梓于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類

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獸惡于有梁養傳翼之飛獸梁武帝

亡人侯景授其命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遂為反叛之基王僧懷怨恨經叛入北而初召禍于絕域重發釁于蕭牆正德求

還積財養士得有異志也立為主曰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輦而可航指金闕曰長鏃

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于十萬曾不解其楯吭嗟將相之骨體皆

屈體于犬羊臺城陷後軍並問訊武皇忽曰朕世白日黯而無光

既響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于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

東晉之違難寓禮樂于江洲迄此幾于三百左衽浹于四方詠苦

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于沮漳帝元皇

荆州刺史授犀面與鶴膝建飛雲及餘脰北徵兵于漢曲南發師于衡

陽荆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

昭明太子堯乃立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止婚皇孫雖出封

晉安王為太子豫章王而薨

閔王道之多難各私求于京邑襄陽阻其鑰符長沙閉其玉粒河

岳陽皆遽自戰于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

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曰河東不供航艘乃遣

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

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

宜言大獵師捷報襲荆州未解湖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然其

見功不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于是遁走河東

別褚斯族據岳陽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

所召湖州見陷也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于人羣未成冠而

登仕財解履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

□□□□□□僅書記于階闥罕羽翼于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

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于夏沔時遣徐州刺史徐文

盛領二萬人屯武昌

唐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

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鄂州刺史日盛聲勢濫充選于多士在參

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廟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

等與世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

倚衡欲推心日厲物樹幼齒日先聲中撫軍時愾救求之不器乃

盡地而取名仗禦武于文吏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于儒生日鯨

鄂州行事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詔

拱日臨兵任約為大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焚漏軍饑卒疲

賊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日破臘將睥睨于渚宮先憑凌于

他道景欲攻則州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奇護軍

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

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惟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

免四日烈鬼錄于岱宗招歸魂于蒼昊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

銜若人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背距之鵬鷺積假履而弑帝憑

衣霧日上天用速災于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臺城陷後景武王時

小人百口天子及景王太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坐歎日及景于文為

言與公孫述但稟就狄俘于舊壤陷戎俗于來旋慨黍離于清廟

槍麥秀于空壓鼓鼓臥而不效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已橫骨邑

聞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

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紘

公主子女經長于已見辱見

掩抑

長干舊顏家巷

展白下已流連

靖侯已下七世

深燕雀之餘思感桑

梓之遺戾得此心于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過西土之有眾資方叔

日薄伐

永嘉公曰司徒為大都督

撫鳴劒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

走三載窮于巢窟屠豕九于東郡挂郅支于北闕

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

食之至于肉盡並骨

弔幽魂之冤枉埽園陵之蕪沒殷道是已再

與夏祀于焉不忽但遺恨于炎崑火延宮而累月

侯景既平我師掃掃失火燒宮

殿陽也指余權于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觀赴楚民之有

全隋文卷十三

三

望攝絳衣曰奏言恭黃散于官誨時為散騎侍郎或校石渠之文

王司徒表送詔閣舊事八箇卷乃詔比校部外為正御副御重雅

三木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偃直省學士王珪載陵校經

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

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

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時參柏梁之唱顧願

安王文學宗著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

既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兼岷峨之自王武陵

竚既定曰鳴驚修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驚北風之復起慘南

歌之不賜秦兵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

朕勝被圍之後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抗孝元與宇文丞相

每歎息知必敗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煬場溥天之下斯民盡喪北于

少于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亡唯孝元鳩令通重憐嬰

十餘萬史籍曰來未之有也兵敗悉契之海內無復書府

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踏于塗而受掠冤乘輿

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曰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已

容與風懷憤而慘恨并伯飲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畱釧之

妻人街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獲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于

胡顏牽病痕而就路時患氣策駕塞已入關官疲下無景而屬路

上有尋而亟塞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

龍之路土圭測影瞻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

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

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

思于江湖將取弊于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

已增愁臨芳樽而無賞日太清之內際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于

淮潁遂壓境于江潁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

元之敗于是盡獲仁厚之鱗角剋雋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

五百呂夔臨齊遣上黨王浚率兵數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

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

著呂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目丙

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瞻欲泰而更楚假南路

于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

載而谷沈俾絜龜呂憑溶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船于分陝曙結纆

于河陰水路七百里追風飄之逸氣從忠信已行吟遭厄命而事

旋舊國從于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

還遂留滯于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愿翠鳳之高峙

曾微令思之對空爾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武齊

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已下三十餘人之耳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諸進賢門奏之

貂蟬而就列執麾蓋已入齒時已通直散騎常侍還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

祖侯射掌機密賀萬乘之知己祇夜語之見忌盧懷璧之足恃諫

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已勝寒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

丈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言諫誅之推

爾日鄰禍而傍流或有毀之推于祖侯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

如舊子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

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于水陸貢獻珍異至乃膳餽粟于則中澤衣悉羅湖錦綺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略提婆母陸氏為之惜染絲之良質情琢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王之遺祉用夷吾而治孫昵狄牙而亂起然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娶等苦孝徵曰法繩已結而出誠怠荒于政度惋驅除之神速肇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鄴賢未改于弦望遂口口口口口及都口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于奔逐無寒瓜日療飢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于舟中胡越生于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已成谷後主奔後宗收合餘燼于井川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曰虛實故爾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曰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為平原郡據河津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于善鄰約曰鄴下一戰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疏而陽親信諂謀于

公主競受陷于姦臣

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于周朝故疏間之推所自齊主留之推

寺平原城而素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曩九圍已收報應齊主云無賊勿恩恩遂道周軍追齊王而及之

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濫屯

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

算術齊初踐祚計止于二十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

殺簡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鳥焚株而鍛融魚奪水而暴鱗嗟

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于天真遠絕

聖而棄智妄鎖義已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已求申既銜石

已填海終荷戟已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道已逡巡向使潛于

草茅之下甘爲吠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已膏身委明珠

而樂賤辭白璧已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已汙其清塵

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北齊書顏之推傳

上言用梁樂

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竝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攷尋

古典

隋書音義志中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高祖不從

顏氏家訓序致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上架屋牀上施牀余吾今所已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關閑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僭賢于傳婢寡妻余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綉綉翼翼若朝嚴君焉賜已優言問所好尙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

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效、已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畱此二十篇、已爲汝曹後車、顏氏家訓宋本

姚察

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九世孫、梁大寶初爲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避亂還鄉、承聖初、除原鄉令、入爲著作佐郎、陳天嘉初、拜始興王功曹參軍、補嘉德殿學士、光大初、轉始興王中衛記室參軍、仍領佐著作、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郎、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除戎昭將軍、後主卽位、兼東宮通事舍人、至德初、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授忠毅將軍、給事黃門

侍郎領著作、進祕書監、拜散騎常侍、度支尚書、遷吏部尚書、陳亡入隋、授祕書丞、襲父僧坦爵北絳郡公、仁壽中、侍晉王昭、讀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卒于東都、年七十四、有漢書訓纂三十卷、漢書集解一卷、

乞終喪表

臣私門殯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疢疹相仍、其菴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覲、且宮闈祕奧、趨奏便繁、寧可已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已遂餘生、陳書姚察傳、察父僧坦因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頗有陳議、竝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云云、

遺命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目法服、竝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

日止鑪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
尙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畱蓮山寺一
去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
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旣牽纏人世素志弗從耳吾習蔬菲五十
餘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
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與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陳書姚察傳

蔡徵

徵字希祥初名覽濟陽考城人陳侍中中撫軍景歷子梁承聖
初爲南徐主簿太學博士陳天嘉中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
歷外兵參軍尙書主客郎太建中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府主
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府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
父憂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
至德中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進左

民尚書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徙中書令、顯明末、權知中領軍、入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年六十七

與釋智顗書

自江東披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豈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遂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已、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悽真、千仞寂慮、四禪、梁穗煙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已意求、弟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達于窮通之數、亦不常日貧賤自恥、但覲奉脩然、實增馳歛、伏願珍重、繼復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

釋藏起字四號
國清百錄四

蕭大園

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大寶初封樂梁郡王

南史作樂良王

承聖中改封晉熙郡王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尋使魏請和而江陵陷至周保定中封始寧縣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中除滕王道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有士喪儀注五卷要決二卷梁舊事三十卷淮海亂離志十卷寓記三卷集二十卷

竹花賦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澈清花繞樹而競笑鳥偏野而俱鳴殘陂萍合斜蹊草縈暄條絮滿暖路絲橫游蜂集而銜蕊戲蝶飛而帶英鶉欲啼而蒞歇雁始去而蘆生別有葳蕤繡簷姬媚綠筠縹枝承露綳箬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叢乍影翻于樂沼時名畱于瑞宮學應龍于葛水宿鷗鳳于方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

之跼蹐泛蓬舟之容與。個儻傲人。便煨笑語。拊嫩筍。已含啖。顧貞筠而命酥。初學記二十八

閒居之言

拂衣褰裳。無舂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迷。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珥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已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泉。築蜩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烟靄。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窗已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已供饘粥。十畝已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紆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亨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
可曰娛神可曰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
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欲蹙足入絃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靈覺年祀之斯須萬
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靈
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警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
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上明所取抑亦宜
尼恥之

周書蕭
大國傳

蕭圓肅

圓肅字明恭梁武陵王紀子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除侍中靈
遠將軍紀東下副蕭撫守成都兵敗與撫俱降于魏授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化縣公入周至明帝初進封棘

城郡公保定中除畿伯中大夫拜咸陽郡守建德中授太子少傅出爲豐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初入爲司宗中大夫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受禪授貝州刺史開皇四年卒有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文海四十卷集十卷

少傅箴

玉海作太子箴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呂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俱備萬國已貞姬周長久實賴賢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恩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論授告職司

周書蕭圓
蕭傳玉海

蕭吉

吉字文休南蘭陵人梁武帝兄長沙王懿之孫江陵陷入周爲
儀同三司拜太常卿隋受禪進上儀同封城陽郡公煬帝卽位
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遷衛尉少卿有樂論一卷樂譜集二十
卷五行記五卷相經要錄二卷五姓宅經二十卷葬經二卷

獻皇后吉葬表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
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
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
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隋書
蕭吉

傳

上書言徵祥

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己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己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藥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
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王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
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
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
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
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
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竝謂三長應之
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
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竝與歲月合
德所曰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
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己辛酉冬至來

年乙卯、己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旦、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竝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己二儀元氣竝會本辰、隋書蕭吉傳奏止臨獻皇后發殯

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

隋書蕭吉傳

五行大義序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五度、己垂象、地有五材、己資用、人有五常、己表德、萬有森羅、己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以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涉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己聖人體于未肇、故設言

曰筮象、立象曰顯事、事既懸有、可曰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是也、龜則爲象、故曰日爲五行之元、筮則爲數、故曰辰爲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沃、嶽鎮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曰節事樂曰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曰治、萬人曰立、四教修文、七德閱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曰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閱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已來、迄于周漢、莫不曰五行爲政治之本、曰蓍龜爲善惡之先、所曰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珍棄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

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于一時。碩學經邦棄之于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古侯之術尙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恆在。爰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竝舉其粗而漏細。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自知學者之大。況乃五行幽遠。安可斐然。今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牘。略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始自釋名。終于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彌諧庶政。利安萬有。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吉今因事述義。異時而作。其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吉撰。日本國佚存

書本五
行大義

蕭慤

慤字仁祖梁武帝弟始興王憺之孫上黃侯暉之子梁末奔齊

武平中爲太子洗馬歷周入隋爲記室參軍有集九卷

案刑劭有蕭仁

祖集
序

春賦

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滿路
崑前片石迴如樓水裏連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纔欲斷
三月春風已復流分流通繞小渡
塹水還相注山頭望水雲
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在歌盡
聲猶住
麥塋一驚顰菱潭兩飛鷺

初學記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學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世基

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陳太子中庶子荔子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亡入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遷內史侍郎。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掌文化及行弒。并遇害。有集五卷。

講武賦 并序

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脩戰于阪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竝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已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

藥包舉六合其爲聖人乎。鵠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于履薄。可久可大。尚懷乎干御。柝至如昆吾遠費。肅春奇縣。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于尚方。積珣文于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于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勲。觀使臣之已禮。沮勸賞罰。通示民之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于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百稽古。統資始于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已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于唐勛。披周千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勘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已積德。諒重

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于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于是禮賜樂和、刑清政肅、西景析支、東漸蟠木、罄圖謀而效祉、瀾川泉而祝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于六郡、詔蹶張于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甸始以前驅、伏鈎陳而後殿、抗鳥旌于析羽、飾魚文于被練、爾乃革軒案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啟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劒騎而來往、指攝提于南極、洞閭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于江海、靜氛埃于宇宙、乘

與乃御太乙之玉堂、授軍令于紫房、蘊龍韜之妙竿、誓武旅于戎
場、銳金顏于庸蜀、躡鐵騎于漁陽、設神弩而持滿、纓天弧而竝張、
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鏜鏜、八陳肅而竝列、六軍嚴而相望、拒
飛梯于縈帶、聳樓車于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
變而蛇擊、俄蹈厲已鷹揚、中小枝于戟刃、徹蹲札于甲裳、聊七縱
于孟獲、乃兩禽于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已雁行、振川谷而
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
石扛鼎、超乘挾輓、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
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燭振響、風卷電
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
八音未闕、舞于咸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披瀝與投醪、咸忘軀
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
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

而難名者也

隋書虞世恭傳陳主嘗于莫府山校獵令世恭作講武賦于座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章服議

後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間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呂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于日月所呂綴此三象惟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曰德在炤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準尙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于左右膊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呂此相閒而爲五采鄭玄

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竝用織成于繡五色錯文
準孔安國依質曰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竝織爲五物裳質曰
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
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
乖于夏制微而用之理將爲允

禮儀志七

元德太子哀冊文

維太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
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振紵宵載鶴關曉闌蕭文物
曰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海嗟震宮之虧象顧守
器曰長懷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凡收
重抗銘旌曰啟路動徐輪于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
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

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

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彌日幾深綺歲降迹
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裂先路易奕渠門庸服有
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
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間
闕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辰清祓親賢
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釋式是便煩思謀啟
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絲車逮事翠纓奉祀
肅穆滿容儀彤讓齒禮樂交暘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
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
齊箴畱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
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遽瑤山之
頽壞忽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
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在苒居諸沾零露于瑤圃下申霜干

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竊長
違望苑渡渭渙于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干人世卽潛隧之幽
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
紛徒御而流袂欵纓弁已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
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于篆素永飛聲而騰實隋書
場三

傳子

左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姚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于媯汭肇崇構于軒丘世
缺斯缺五世祖泓爲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威曾祖讚撫軍口
缺下軍將軍武威太守竝已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寶散騎常侍缺
山川降神象緯旁而風韻開爽志節通亮弓殲百步之奇劍敵萬
人之口口氣馳名遂以材官入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下士天

和二年、口口虧勝、羣帥見四公頻進奇謀、克弗能用、乃召舟師先

濟朝廷、口口統營校、公撫養士卒、勸課農桑、莫不家實食廩、人知

禮節、下賞保定五年、從周武帝平定晉州、擢參高壁、十二月進屠

井州、既口公獨爲後距、轉戰不衰、皇輿獲安、公之力也、頻蒙優賞、

累下六年、從定相州、自前後功授大都督、封安養縣開國子、邑

四下檢校武侯兵事、又命公隨上柱國茹拔崇于武陟合戰、又于

野馬、下相濟、實繁有徒、公建旆遡征、攝弓言邁、推鋒接戰、克著奇

功、大象下戶開皇元年、授上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爲一

千戶、口口所屆、卽事戎車、公誠勇奮發、義同闔外、屢出奇兵、頻摧

醜虜、下天府、凡厥賞賜、散之士卒、二年、匈奴復入涼州、詔召公爲

行軍口口前後衝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又竭、空

有思梅之口、下召亡爲存、策勳命賞、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衛驃

騎將軍、霍去病下蔑如也、六年、授雲州道水軍總管、戈船掩渚、巨

艦浮川河。涘肅口匪曰崇墉。基峙聳堞相望。邊析弗驚。控弦遠逝。其年授使持節河下化茗神明。十年檢校疊州總管河州刺史。行
疊州刺史事。公才略口口口弘政教安民和眾。于是乎在。十二年
轉授左武侯將軍。尋爲涼州下邊烽寢候。霽幘旃裘。望風斂蹟。十
六年使持節靈州總管諸軍事。口口俗易風移。政成朞月。十八年
授原州道行軍總管。十九年授環州道口總管。公屢總戎律。特精
邊事。每秋風起塞。胡騎揚塵。折衝之任。非公口口。大業二年。授左
武侯大將軍。進爵蔡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啟下皇上
欽明御錄。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候。知無不爲。下
威等同進位大將軍。左武侯大將軍如故。三年。己母憂去官。其年
有下自天。幾千毀滅。僂俛王事。杖而後起。四年。己官方草創。授金
紫光祿大夫。口光祿大夫如故。車駕北巡。諸蕃朝朔。己舊典糾察。
整肅軍容。乃令公下旌門洞張。內外肅然。事嚴細。梗吐谷渾大保

五期尼樂周等率眾歸附鑾蹕西幸底定渾國乃曰公爲鬱卑道將軍旗鼓所振莫不摧殄俘下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乃獻凱廟廷禮崇備物六軍之長車駕南巡江都曰公京師畱守職居爪牙任惟心膂出處崇重朝野榮之大業七年三月遘疾十九日薨于京北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體量宏達下興義造次弗違虛己推賢始終同致加曰雄圖恢廓奇略弘遠氣有餘勇莫之與抗善于御撫得士卒之心長于政術致廉平之美自入統禁旅出口口所夙夜匪懈簡在帝心至于敬友穆親輕財貴義家稟誠孝奉曰周旋訓不與善遽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粵曰其年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葬有詔故左屯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姚思辯性理和謹秉心恭慎歷任下式表哀榮可贈左光祿大夫又蒙賜物八百段粟麥一千石謚曰恭公

祀

下

長瀾若水遠復薰風時賢繼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務啟霸垂

功炳靈不已。口口冥照落雁窮能通援盡妙。蹶張選勇期門待詔。職分七萃官聯五營。口口陪衛出擁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陳勢。卓犖明謀沈深節制。功有必取。筭無遺計。累膺恩寵。顯赫身名。執恭履順。守滿持盈。方陪紀岳。遽掩佳城。遊魂不歸。逝川缺春秋遞代。

徵猷永遠

金莊琳琅八又趙魏重摹拓本

虞綽

綽字士裕世基族人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祕書學士校書郎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授建節尉坐與楊玄感交徙且末亡命變姓名自稱吳卓爲吏所執斬于江都

大鳥銘

并序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旛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馬山川明秀實仙

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
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適漢宗于河上、想汾
射已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眴然齊肅、貌屬殊庭、兼曰聖德遐宣、息
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于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
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
漢、翩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于羽翮、激丹華于背距、
鸞翔鳳跖、鵲起鴻鸞、或嘯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
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
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曰銘基華岳、
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
功、若斯懿錄、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
敢勒銘云、

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囑、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
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竝壑、停輿海澨、駐驂巖陲、官想遐
凝、貌屬千里、金臺銀關、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
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
萬斯年、隋書虞綽傳

王胄

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梁太子詹事筠孫、仕陳歷太子舍人東
陽王文學、入隋爲學士、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從征遼東、進朝散
大夫、坐楊玄感事徙邊、亡匿爲吏所捕、誅。

臥疾閩海、簡法師詩序

余臥疾閩海、彌留旬朔、善友簡法師勸余已淨名妙典、調伏身心、
力疾粗陳其意、敬簡法師云爾、唐弘明集三十一下

陸知命

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仕陳爲始興王行參軍歷太學博士南嶽正陳亡入隋拜儀同三司授督寧鎮將不行待詔御史臺煬帝卽位拜治書侍御史後從征遼東率千軍贈御史大夫上表請使高麗

臣聞聖人當辰物色芻蕘匹夫奔踴或陳狂瞽伏願甄綴旒纁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歷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曰德也臣請曰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隋書陸知命傳

潘徽

徽字伯彥吳郡人仕陳爲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及陳亡爲州博士秦孝王俊召爲學士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大業中授京兆郡博士坐與楊玄感交出爲西海郡威定縣主

簡道卒

述思賦

文

難魏澹敬字議

向所論敬字本不全已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于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竝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闕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于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已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潘微傳隋遣魏澹聘陳為啟于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微已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卻其啟而不奏澹立議微難之云云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韻纂序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已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

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
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絳綈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
符，銜甲示于姬壇，吐卷徵于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
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
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
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竝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
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于膠庠，省俗觀風，採
歌謠于唐衢，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
黻，楚詩早習，頗屬懷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畱神于索隱，尊儒好古，
三雍之對已邁，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
史，加已降情引汲，擇善芻微，集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于井里，
貢束帛于丘園，薄枝無遺，片言便賞，所召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
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鶡火，月躔夷則，騁駕務隙，靈光意靜，

前臨竹沼、卻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
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眾書、曰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
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譌篆隸、音謬
楚夏、三替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于尋
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又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
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
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
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詁訓、證曰經史、備包騷雅、博采子集、汗
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
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徵業術已寡、
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曰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
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產、幸
不誚于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目潤色、

隋書潘徽傳泰孝王俊造
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微爲

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四終